

Eric Clapton: The Autobiography

埃里克·克莱普顿自传

天堂十字路口

【英】埃里克·克莱普顿 著
鸟儿 陈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埃里克·克莱普顿自传

Eric Clapton
The Autobiography

天堂十字路口

[英] 埃里克·克莱普顿 著

鸟儿 陈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十字路口 / (英) 克莱普顿 (Clapton, E.) 著;
鸟儿, 陈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Clapton: the Autobiography
ISBN 978-7-208-09949-4

I. ①天… II. ①克…②鸟…③陈… III. ①克莱普
顿. E—自传 IV. ① K835.6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036 号

策划编辑 管鹏鹏
责任编辑 闫柳君
装帧设计 鸟儿



天堂十字路口

[美] 埃里克·克莱普顿 著
鸟儿 陈震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10
字 数 239,000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949-4/1 · 893
定 价 36.00元

献给我的外祖母，露丝·艾米莉亚·克莱普
我亲爱的妻子，梅丽亚
我的孩子，鲁斯、茱莉亚、艾拉和苏菲

目 录

译者序 上帝的纯真年代	001		
长大的日子里	009	故态复萌	238
新兵	035	康纳	258
约翰·玛雅	068	劫余之身	278
奶油	086	十字路口	295
盲目的信仰	116	梅丽亚	311
德里克与多米诺	135	居家男人	326
迷失的年头	154	继续上路	345
海洋大道 461 号	167		
埃尔与内尔	182	后记	365
路的尽头	209	致谢	371
海瑟顿：从头再来	224		

译者序 上帝的纯真年代

2007年1月20日的上海大舞台，当我陶醉于埃里克·克莱普顿的琴声，并为他和小多伊尔·布拉姆霍尔、德里克·特拉克斯这两个新生代布鲁斯吉他王者相得益彰的合奏、天衣无缝的配合惊叹不已时，我并不知道，当时的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作着这本自传，而此书的部分内容就是在上海完成的。他在本书中提到：“当我抵达中国后，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手指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随着摇滚乐的传奇人物们渐渐老去，他们纷纷开始动手写传记，克莱普顿也没有例外。“之前我想当我拥有完整的一生后才会开始写自传，”他说，“但如果我现在不写，将来我也许就要依靠别人的回忆来完成它，这样所写出的东西就会有失真性。”于是，正在进行这次包括上海站在内的世界巡演的克莱普顿制订了严格的日程表，在不演出的时候，他就在酒店里日夜奋笔疾书。当这次长达一年的大规模

巡演结束后，他回到了英格兰的家中，这本自传的书稿也基本完成了。

提到布鲁斯音乐，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想到埃里克·克莱普顿。这个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吉他手之一，被乐迷顶礼膜拜的“吉他上帝”、“吉他之神”，无疑是现代摇滚乐的一块活化石。《滚石杂志》史上百大吉他手位列第四的光荣，19座格莱美奖的肯定，以及空前绝后三度入主摇滚名人堂的成就不过是他传奇经历的小小注脚。他的传奇更在于他改变了摇滚乐的发展脉络——作为“约翰·玛雅与布鲁斯破坏者”、“新兵”乐队吉他手，他将现代摇滚与传统布鲁斯融会贯通，革新了布鲁斯摇滚乐；作为“奶油”乐队成员，他对迷幻摇滚乐风潮的推动亦作出巨大贡献。很难想像一个热爱摇滚乐的人，会对埃里克·克莱普顿那沉稳传神的招牌弹奏，优美动人的经典歌曲，融入生活坎坷和心灵苦难的音乐无动于衷。克莱普顿承载了属于他那一代的赞誉与荣耀，书中自然有他摇滚巨星的一面。不过，他这本自传不仅仅回顾了自己四十余载耀眼绚烂的音乐历程，更向我们坦白了一颗在光环之外曾经迷失、放纵、沉沦、痛苦的心灵，以及隐藏在这些光环背后的又是怎样命途多舛的一生！

“二战”结束后不久，英格兰萨里郡乡下的一个少女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驻扎在村里的已婚加拿大士兵，由于这个加拿大人不愿意负责任，她只得在家中把这个男孩偷偷地生了下来。为了躲避流言蜚语，她不得不远走他乡。这个私生子就是埃里克·克莱普顿。他在外祖父母的抚养下长大，曾一度以为他们就是自己的父母，直到九岁那年，他才第一次见到母亲。他一直在渴望母亲的爱，却始终未能得到，而他一生都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好不容易考上艺术学校后，克

莱普顿却因为成绩差而被开除。为了谋生，他做起了砌墙的泥瓦匠。1960年代末，克莱普顿的音乐事业开始迈向成功，与此同时，他沾上了严重的毒瘾，接受过电针灸治疗，还因为吸毒蹲过牢。到了70年代，他又染上了严重的酒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数度入院治疗。克莱普顿还曾深深地爱上好友乔治·哈里森的妻子派蒂，两人结婚后又离婚，一度万念俱灰的他甚至为了派蒂自杀过。1991年，他四岁的爱子康纳又不幸从纽约53层的公寓上坠亡。克莱普顿这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无尽痛苦和跌宕起伏，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

这本被《波士顿纪事报》称为“史上最佳摇滚人物自传之一”的摇滚书，坦白到令人瞠目结舌，一如他的一次深情弹奏，把情感全部倾泻一空，直掏到片甲不留。克莱普顿的弹奏不包含五花八门的技巧，速度也不快，与崇尚技术的炫技型吉他手截然相反，所以他被称为“慢手”，但他却用最基本的弹奏手法和技巧表达出了最深沉的情感。这本书就和他的吉他弹奏一样朴实无华，却宣泄出最真实强烈的情感。

读者会从书中看到一个摇滚巨星普通人的一面。在克莱普顿坦诚的笔触下，一个有着人性中自私、猜妒、虚荣等种种弱点，同时又爱好广泛、充满幽默感的普通人形象跃然于纸上。克莱普顿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有着敏感、自闭、反叛的童年，曾是个典型的坏孩子。童年时，他到庄园里偷过苹果，到糖果店偷过糖吃，少年时期，他甚至干过大肆破坏火车车厢的好事。到了青年时代，他开始对爬上上流社会充满渴望，也意识到只有通过努力弹奏吉他才可能进入他所向往的中产阶级朋友圈。他在书中写道，“我野心勃勃地想挤进这个圈子，

然而我只是个出身工人阶层的局外人，如果我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只有通过我的吉他”。同时，他又刻意标榜自己的文艺情结，“如果别人演奏的不是纯正的布鲁斯，我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种态度可能和我的知识分子情结有关。我那会儿读波德莱尔的译本，看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等美国作家的书，对法国和日本电影趋之若鹜”。在这本书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来讲述他的爱好——无论是他对漫画、钓鱼、狩猎、逛街、收藏的热衷，还是对文艺电影、地下文学、戏剧和街头文化的热爱。同样会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英国式的幽默感，即使写到他人生的最低谷时，他依然会用幽默的语调来进行调侃。

如果有的读者想从这本书看到性、毒品和摇滚乐，那肯定不会失望了。

关于那段牵涉到克莱普顿、乔治·哈里森和派蒂等几位人物的感情纠葛，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这一次，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克莱普顿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此外，他还不惜在书中血淋淋地解剖自己，并娓娓道来许多其他的猛料。读者将会看到克莱普顿多得令人咋舌的性史——他在一个淫乱派对上失去了第一次，而第二次性尝试就因为避孕套破裂导致一位女孩怀孕并最终流产。他曾春风得意，上了许多女歌迷，却也有过被奇丑的肥婆骗财骗色、敲诈勒索的衰运。克莱普顿同样花了很多笔墨写他的情史——他先是搞名制作人菲尔·斯派托的老婆，然后搞好朋友乔治·哈里森的老婆派蒂，也许是因果报应，他儿子康纳的妈妈后来又被哈里森搞了。事实上，克莱普顿在书里把他的多位女友说了个遍，也提到了不少让他耿耿于怀的事件，其中就包

括他曾经的女友、如今的法国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背着他和米克·贾格尔偷情，以及因为他而沾染毒瘾的同居女友爱丽丝，最终孤独地死于注射海洛因过量。到了他 54 岁那年，他的“乱搞史”终于告一段落，这一年，他邂逅了 23 岁的梅丽亚，从此克莱普顿偃旗息鼓，回归家庭，成了个“家庭男人”。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埃里克·克莱普顿曾长期沉溺于吸毒与酗酒。兴许是为了包裹不幸的身世及失败的爱情带给他的锥心之痛，所以他从毒品中寻找安慰；抑或是他渴望像前辈音乐巨人罗伯特·约翰逊、雷·查尔斯那样，从毒品中得到创作灵感，“我浪漫地认为，就是他们这种嗑药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创造出了伟大的音乐”。总之，他坠入了沉重的深渊。到了 70 年代中期，在漫长的戒毒终于成功后，克莱普顿又开始毫无节制地酗酒，这又一次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在书中，他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困顿时期一点一滴的生活感受，同时整章整章地叙述自己入院脱瘾的治疗经历，以及自己是如何戒毒、戒酒，甚至戒烟，最终浴火重生的故事。读者看完他这一部分的描写，就会知道助他脱离酒瘾、毒瘾的真正力量，和他生命中最大的救赎力量究竟是什么。克莱普顿与毒品和酒精的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那个当年敏感又自闭的孩子所没有想到的另一件事是——摇滚乐也会改变世界。经历过生死劫的克莱普顿决心去拯救那些瘾君子，他在安提瓜岛建立了专门治疗吸毒者和酗酒者的“十字路口”康复中心，并通过创办“十字路口”吉他音乐节，拍卖自己的吉他藏品等方式为中心募集巨款，从而拯救了許多人。

性、毒品只是浮云，摇滚乐才最给力。克莱普顿在书中坦率地叙

述了他的奋斗史和音乐之路。15岁时，外祖母给他买了一把价值2英镑的吉他，从此他开始刻苦弹琴。18岁那年，已经准备进入广告业的克莱普顿被艺术学校开除，已别无选择的他不得不严肃地对待音乐梦想，伦敦从此少了一名制图员，多了一个布鲁斯吉他好手。那会儿，年轻的克莱普顿一边给做泥瓦匠的外祖父打下手，一边组起了乐队，“由于我还在跟着外祖父在建筑工地干活，所以常常穿着满是灰泥的衣服上台弹奏”。当伦敦出现著名涂鸦“克莱普顿是上帝”的那一年，身为“布鲁斯破坏者”乐队吉他手的克莱普顿年仅21岁。天赋固然是少年成名的因素，但读者在书中会不断看到他的信念，“上帝给了你这些天赋，如果你不用，他就会把它收回”；看到他的坚韧和勤奋，“我从未停止过听音乐和弹奏，即使在生命的最低谷时我也在坚持练琴”。在这本书里，克莱普顿不仅道来从“布鲁斯破坏者”、“新兵”到“奶油”，再到单飞成功所亲历的那些乐队分分合合的故事，更是将他2010年之前发行的19张个人专辑的制作经过、参与的那些传奇音乐手等等都描述了个遍。此外，他还详述了自己的《蕾拉》(Layla)、《美妙的夜晚》(Wonderful Tonight)和《泪洒天堂》(Tears In Heaven)等名曲背后的动人故事和无尽痛楚。看完书中的这一部分，读者就能明了布鲁斯摇滚和他的歌能穿越时空藩篱、直抵内心深处的奥秘。

埃里克·克莱普顿四十多年的音乐生涯，正是摇滚乐风起云涌、飞速发展的四十多年。作为摇滚乐最中坚的力量，他曾与无数耀眼夺目的天才乐手合作，也和众多摇滚乐大师有过许多的交集。在这本自传中，克莱普顿把和他们的交往、轶事提了个遍，并回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伦敦、洛杉矶等地的摇滚景象，故而此书被《纽约邮报》

称作“一部壮丽的摇滚史”。在这些摇滚乐大师中，他着墨最多的是和“披头士”、“滚石”、“谁人”部分成员、鲍勃·迪伦、杰米·亨德里克斯、罗杰·沃特斯、菲尔·柯林斯等人的友谊和合作；而他和 B.B. 金、穆迪·沃特斯、史蒂威·雷·沃恩、杜安·阿尔曼、巴迪·盖伊这些布鲁斯大师的交集，他也是和盘托出。对于他的终生偶像罗伯特·约翰逊对他的影响，克莱普顿同样浓墨重彩地进行了描写。克莱普顿披露的史实实在是有些令人瞠目结舌，以致看到书稿后的该书编辑查理·康拉德如是说：“书稿真让人喘不过气来，其中的直白让我们感到吃惊。”在克莱普顿的眼中，约翰·列侬“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怪事，我亲眼看到他面对老年女歌迷时，在大衣里做起手淫的动作”，鲍勃·迪伦“不过是个民谣歌手”，米克·贾格尔“热衷玩弄女性”，乔治·哈里森“在我的眼中……总是很迷惘，也似乎一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此外，“披头士”等乐队聚众吸毒的细节，“披头士”名曲《昨天》(Yesterday) 诞生轶事这样的摇滚八卦，在该书中比比皆是。就让我们打开书，随着克莱普顿的叙述，一起踏上时光隧道，重回那个充满着浪漫、执着和梦想的摇滚纯真年代吧。

我曾经是个医科学生，然而自己最热爱的是英语和摇滚乐而不是手术刀，所以我在大学时花在学英语、玩乐队和向同学们传播摇滚乐上的时间要远多于看医学书的时间。大学毕业后，和许多有着乐手梦想的摇滚青年一样，我背着电吉他去了北京，后来又回到家乡，选择了弃医从译。有些理想主义的我并不孤独，克莱普顿在书中提到，“我们那一代的摇滚乐手心中有着默认的共识——与教师和医生一样，

我们同样担负着拯救人们的重任，不过我们采用的是另一种拯救方式”。可见西方那一代的摇滚乐手都有些理想主义，就让理想主义飞吧。我的合译者鸟儿是一个连和弦都弹得乱七八糟的天才吉他手，一个写诗写得丧失了语言能力的圣八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的两只手卷成了喇叭筒：感谢你，好好地飞着！

克莱普顿在书的结尾这样说，“音乐比一切都来得更长久，它无需别人的恩惠，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就像上帝一样，永远在场”。事实上，克莱普顿在这本书里最想表达的是：音乐会永远陪伴着我们，也会拯救我们每个人，就像曾经拯救过他一样。

陈震

2011年2月

长大的日子里

很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世有点不对劲。时常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还会窃窃私语。我家住萨里郡雷普利村的格林庄一号，是格林庄入口的一栋小房子。这栋房子原本是救济院的一部分，被隔成了四个房间。楼上是两个狭小简陋的卧室，楼下则是厨房和一个小客厅。厕所在室外，就在花园的瓦楞铁棚屋里。

家里连浴缸都没有。我记得后门上总挂着一个大镀锌水盆，可印象中它只是个摆设，我不记得有谁用过它。妈妈每周用一个小些的锡盆擦洗我两次。而我总是在星期天下午特地跑到奥黛丽姑姑家洗个澡。奥黛丽是我爸爸的妹妹，住在村里主干道旁的新公寓里。我和父母住一起，他们睡在可以俯瞰格林庄的主卧室，而旁边的卧室是属于哥哥阿德里安的。我没有自己的房间，只有一张简易折叠床。有时会睡在父母屋，有时也睡在楼下的小客厅。家里没有通电，平时用的煤气灯总是嘶嘶作响。一家人就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吃惊。

妈妈有六个姐妹，内尔、艾尔西、蕾妮、弗萝西、凯丝和菲丽丝；还有两个兄弟，乔和杰克。到了星期天，她们就会三三两两地来到我家，闲扯一下自己家和我家的近况。在这座很小的房子里，她们相互咬着耳朵，当着我面进行着议论，仿佛我并不存在。这真是个充

满秘密的房子。我仔细听了她们的情悄话，原来那些秘密大都与我有关。一天，我听到一个姨妈问：“你妈妈最近来信了吗？”那时我才确信了一件事，原来阿德里安老是打趣地叫我私生子，他并没开玩笑。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给我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我出生在1945年3月，那还是个守旧的年代。尽管私生子在当时已经很普遍——这得拜大批国外的陆军和空军士兵在英国停留所赐，然而私生子仍然会被打上耻辱的烙印。那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哪个阶层都会让人难堪，更别说是发生在没人把隐私当回事的雷普利劳工家庭，所以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极度困惑。我深爱我的家人，想到我总让他们难堪——他们总是不得不向人们解释我的身世，我更难过了。

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妈妈”和“爸爸”，露丝和杰克·克莱普，其实是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而“哥哥”阿德里安是我的舅舅。露丝和前夫生的女儿帕特里夏才是我的生母，她给我保留了克莱普顿这个姓。1920年代中期，露丝·米切尔邂逅并爱上了雷吉纳·塞西尔·克莱普顿。人们叫他雷克斯。这个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富有朝气，英俊潇洒，父亲是印度军队的军官。尽管雷吉纳的双亲因为露丝的门第低而反对这桩婚事，他们还是于1927年2月结了婚。而几周后，阿德里安舅舅就出生了。他们在沃金镇上安了家。可不幸的是，这段婚姻十分短暂。1932年，也就是露丝生下他们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夏的三年后，雷克斯去世了。

心碎的露丝回到了雷普利村。十年后的1942年，在经历了杰克·克莱普漫长的追求后，露丝和他结了婚。克莱普是个了不起的泥水匠，虽然他的腿在童年时受过重伤。他成了阿德里安和帕特里夏的继父。1944年，和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小镇一样，雷普利驻满了美军和加拿大

军队。那年帕特里夏 15 岁，她与驻扎在附近的加拿大空军士兵爱德华·弗雷尔（Edward Fryer）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他们相识于一个舞会，弗雷尔当时就在那个舞会的伴奏乐队里弹钢琴。妈妈后来才知道，弗雷尔已经结过婚了，而且并不想对她负责。所以当她自己怀孕时，只能独自应对。露丝和杰克守护着妈妈，就在二楼后座的那间卧室里偷偷生下了我，那天是 1945 年 3 月 30 日。惧怕流言蜚语的妈妈第二年就离开了雷普利。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被取名埃里克，大家平时叫我里克。

露丝一头黑发，身材娇小，长着一张细致精巧的脸，她那继承自父亲杰克·米切尔（Jack Mitchell）的独特尖鼻被我们称作“米切尔式鼻子”。从年轻时的照片看，她曾经非常漂亮，在她的姐妹中是数得着的。然而在“二战”初期，刚刚年过三十的露丝上颚出现严重病变，于是去做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意外停电，她的左颧骨下永远留下了一个大疤痕，看上去就像面颊上有一块被挖空了。这导致了露丝相当程度的拘谨不安。在《天色将晚》（Not Dark Yet）中，鲍勃·迪伦唱道：“每张美丽的脸庞，都有伤痛隐藏。”她自己遭受的痛苦却让她成了一个热心人，对别人的困境抱有深切的同情。她抚养我长大，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露丝的终生爱侣——她的第二任丈夫杰克·克莱普小她四岁。这个羞涩的英俊男人，身高六英尺，五官坚毅，体格健壮，长得有点像美国影星李·马文（Lee Marvin）。他曾自己卷烟抽，用的是一种名为“黑美人”的又黑又冲的烟草。和当时的很多父亲一样，他对孩子们非常专制，但又很和蔼，特别是我的幼年时期，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爱。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隐而不显的。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男

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和温情，这也许是另一种软弱吧。杰克是个高明的泥水匠，给一个当地建筑承包商干活，此外他还擅长砌墙和木工活，所以，事实上他一个人就可以盖起一座房子。

杰克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他在工作中极其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而他带给家庭这份收入的数额是如此稳定，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里，一直都没有过起伏。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被归类为穷人，但很少有缺钱花的时候。如果偶尔手头实在紧了，露丝就会出去帮人清洁房间，或者去斯坦菲尔德灌装公司打一阵临工。这家公司的工厂就在村郊，生产柠檬水、橘子水和奶油苏打之类的汽水饮料。我大一点的时候，也曾在这家工厂里打暑期工，贴标签或者帮忙送货，赚一点零花钱。这家工厂和狄更斯笔下的血汗工厂差不多，而且肮脏无比，耗子满地乱跑。我记得那厂里还有一条凶巴巴的牛头梗，由于怕它伤人，所以总是关着。

现在的雷普利村已经很像是市郊了，但在我出生时，却还是偏远的乡村。这是个典型的小农村社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种地的，如果你说话不注意，所有人都会知道你的私事。所以，注意自己的言行就很重要。人们可以乘公共汽车去附近的大集镇吉尔福德镇买东西，但雷普利村也有自己的商店。村里有两个肉铺，是科尼斯比和鲁斯开的；两个面包店，是维勒和柯林斯开的；一个杂货店，杰克·理查德森开的；还有格林的报亭、诺基的小五金店、一个卖炸鱼和炸薯条的小店，以及五个小酒吧；金和奥利尔斯是卖男装的，我就在他们店里买到了自己的第一条长裤，另外这个店也兼做邮局；村上还有个打马蹄铁的，各家养的马都找他钉马掌。

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小糖果店。我们村开糖果店的是一对守旧的姐